

巴山英魂

——彭咏梧传



巴山英魂

史红军 著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巴山英魂

史红军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宏伟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毫米32开本6.375印张125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

ISBN 7-5065-0224-0/I 32

书号: 10185·219

定 价: 1.30元



彭咏梧、江竹筠和云儿合影。

目 录

序(一)	任白戈(1)
序(二)	吴子见(4)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一、出生	(11)
二、教养	(13)
三、分忧	(15)
四、私塾	(16)
五、考入云阳初中	(18)
六、锋芒初试	(20)
七、嘲弄“狗熊”	(22)
八、插香	(24)
九、逆境婚配	(25)
十、重操祖业	(27)
十一、插班复学	(28)
十二、云阳暴动	(30)

第二章 矢志不移

一、农坝找党	(33)
--------------	--------

二、拉拽·····	(35)
三、告别故乡·····	(36)
四、流浪湖北·····	(38)
五、教书糊口·····	(40)
六、再入校门·····	(41)
七、茶馆演讲·····	(43)
八、“民先”队员·····	(46)
九、“算命”·····	(48)
十、入党·····	(51)

第三章 自觉的战士

一、怒斥叛徒·····	(54)
二、打倒“花灯笼”·····	(57)
三、搞臭三青团·····	(59)
四、南方局学习·····	(61)
五、被迫离校·····	(65)

第四章 万县地区的地下工作

一、南溪会议·····	(70)
二、盐工会的斗争·····	(74)
三、“王先生”来农坝·····	(78)
四、“坐夜”·····	(81)
五、几经脱险·····	(85)
六、营救战友·····	(88)
七、丹心为民·····	(90)

八、小江卖丝线·····	(92)
九、胜利后再见·····	(96)

第五章 战斗在山城

一、打入信托局·····	(98)
二、假扮夫妻·····	(101)
三、秘密党小组·····	(105)
四、茶馆接头·····	(108)
五、揭露保险业·····	(111)
六、地下市委·····	(115)
七、记者招待会·····	(117)
八、护校斗争·····	(121)
九、《挺进报》·····	(125)
十、新的任务·····	(136)
十一、接关系·····	(138)

第六章 血染巴山

一、告别山城·····	(142)
二、来客人啦！·····	(145)
三、下川东第一支革命武装 诞生·····	(148)
四、争取一切进步力量·····	(151)
五、学生座谈会·····	(154)
六、保民会演讲·····	(157)
七、争取绿林好汉·····	(161)

八、争取伪乡长.....	(164)
九、撵走三青团.....	(167)
十、抗税.....	(170)
十一、走村串户.....	(173)
十二、送别.....	(176)
十三、“廿八”.....	(179)
十四、奇袭南溪.....	(181)
十五、铜钱垭伏击战.....	(184)
十六、老寨子会师.....	(186)
十七、雪夜话别.....	(189)
十八、转移.....	(192)
十九、以身殉国.....	(194)
后记	

序 一

读过《红岩》这部著名小说的人都知道，书中有彭松涛和江雪琴两位烈士，他们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用生命和热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小说中的彭松涛和江雪琴，就是以当时在地下做艰苦斗争的彭咏梧和江竹筠同志的事迹为主要线索而塑造的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当年，我曾与彭咏梧和江竹筠同志是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士，对他们的事迹耳闻不少。解放后，因工作的关系，在收集四川省党史资料时，对他们的英勇事迹，又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他们坚持在敌人统治力量很强的地区开展斗争，英勇顽强，感人至深。

彭咏梧同志是四川云阳县人。他在县立初中读书时就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马列主义的熏陶，开始有了寻找共产党，投身革命的思想觉悟。一九三八年秋，他考入省立万县第四师范学校后，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同年十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做了学校党的支部书记，领导了万县师范的学生运动。一九四〇年，他担任云阳县委书记，曾领导过云阳、奉节、巫溪、开县等地区的地下工作。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川东一带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他奉川东特委之命，转移到重庆市，担任重庆市委委员，负责恢复建立重庆市党的地下组织，并以国民党中央信

托局职员的公开身份掩护党的秘密工作。他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南方局关于“保存骨干，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等待时机”的方针，机智地转移了已经暴露的地下党员，割断了横的组织关系，积极恢复和建立了党的组织。同时，他利用公开职业所获取的材料，揭露官僚资本侵吞民族资本的罪行，教育团结工商界进步人士反对四大家族，为扩大党的统一战线做了颇有成效的工作。在这期间，他同江竹筠同志相识，由共同工作、相处而互勉互爱，于一九四五年夏结婚。

一九四六年三月，彭咏梧同志担任重庆市委委员，负责领导学生运动。他亲自领导了重庆著名的“抗暴运动”、“六一运动”和《挺进报》。使重庆市的革命运动不断高涨。

一九四七年秋，彭咏梧担任了川东临委委员，兼任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负责领导万县地区的武装斗争。他与江竹筠同志一起深入大巴山区，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广泛发动群众，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备工作，彭咏梧在云阳县农坝乡的塘坪召开了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宣布成立川东民主联军（后改为川东游击纵队），他亲自担任纵队政治委员兼奉大巫支队政治委员。会后，他又同江竹筠到奉节青莲乡，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宣传党的政策，领导群众抗捐抗粮，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并认真做开明绅士和绿林队伍的争取工作，建立了游击队。这年底，他带领游击队，打击了云阳县商业重镇南溪乡公所，打死了企图顽抗的伪乡长，缴获了敌人的弹药和物资。这一初战的胜利，揭开了下川东武装斗争的序幕，震慑了大巴山的敌人，大大鼓舞了下川东人民的革命斗志。惊恐万状的敌人四处调兵遣将，集中重兵，向游击队展开围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彭咏梧同志果断地指挥部队突围。在突围中，为了掩护战友，不幸中弹牺

牲。野蛮残暴的敌人割下了彭咏梧同志的头颅，悬挂在奉节县竹园坪街上的下辕门和麻柳树上示众。彭咏梧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共产主义的事业献出了他年青的生命，实践了他入党的誓言。人生自古谁无死，彭咏梧烈士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巴山英魂——彭咏梧传》的出版，为我们学习研究党史，教育青年一代，提供了一本好教材。

任白戈

一九八二年十月

序 二

史红军同志是彭咏梧烈士的故乡人，从小听到一些有关彭咏梧业绩的传说，对烈士非常崇敬。他参军后，接触烈士的事迹更多了，由此产生了为彭咏梧烈士写一本书的热望。他沿着烈士生前的足迹，跑了不少地方，访问了很多，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历时数年，终于写就了这本《巴山英魂——彭咏梧传》，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我作为彭咏梧烈士生前的战友，一个从艰苦革命斗争中走过来的幸存者，在《巴山英魂——彭咏梧传》出版之际，重新回顾与彭咏梧同志一块度过的战斗岁月，回顾彭咏梧同志对我的帮助和教诲，以此来表示对烈士的怀念和祭奠。

我第一次见到彭咏梧同志是一九四七年的夏季，当时我失去了同党的联系，正在迫切地寻找党的组织。一天，我的好友刘国志同志（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告诉我，重庆地下市委的彭咏梧要找我谈话。这个消息太使我高兴了。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山城，能够和党重新取得联系，怎能使我不高兴呢？

刘国志的社会职业是在四川省银行资料研究室工作，办公地点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他在大厦会议厅旁边有一间小寝室，那里平时很清静。我和彭咏梧同志就是在那里见的面。见面时，彭咏梧面带微笑，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使人感到无拘无束。一见面他就说：“我们很了解你，

近几年来你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斗争，现在希望你能担负新的任务。”接着他谈到形势，从自卫战争的胜利反攻谈到国统区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从山城的斗争谈到全国的解放，他的谈话，条理清晰，很富于说服力。最后，他谈到，为适应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准备办两个报纸。一个是地下党报，及时把胜利的消息告诉读者，鼓舞大家的斗志；另一个是恢复《中国学生导报》^①，用来指导和推动学运。他说：“你在复旦大学是读新闻系的，知道怎么办报，也曾经是《中国学生导报》的创始人，我们准备把这个任务交给你。”

听了彭咏梧的一席话，我感到非常振奋。现在不但找到了党，而且党了解自己，信任自己，并且给以重任，这使我很受鼓舞。

当时，我们已经办了个《挺进报》^②，正在寻找党的领导。我把情况向老彭作了汇报，并向他介绍了这个小报的来历和办报的几个朋友的情况，建议将《挺进报》改为地下市委报。老彭想了一下，说：“这个问题我得回去研究了再说，你先考虑一下办这两个报纸需要些什么条件，由我来解决。”

彭咏梧办事很干练、果断。我们第二次见面，他就告诉我，市委同意《挺进报》作为她的报纸，仍然由你们几位继续

① 《中国学生导报》是一九四四年冬在党的支持、指导下，主要由重庆复旦大学等学校的一批党员和进步学生办起来的学运报纸，发行人是甘祠森先生，主要负责人是陈以文烈士、杜子才同志等。

② 《挺进报》是一九四七年受原来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宣传活动的几个青年，陈然烈士、蒋一苇、刘路铸、吴子见等同志在失去党的领导后，办起来的一个秘密报纸，八开油印，主要报道自卫战争的胜利消息。在彭咏梧找吴子见谈话前，这个报纸已经出版，在小范围内分发。

办。

为了办好《挺进报》，彭咏梧做了一系列的安排。

第一是报纸的内容。彭咏梧明确指出，主要是传播我军的胜利捷报，宣传党的政策。新华社广播电台电讯稿的来源由他去组织收录。彭咏梧也结合当时某些具体问题组织过一些言论。例如，在新形势下，党内有些同志存在消极隐蔽思想，缩手缩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斗争。为此，他曾授意我写了一篇文章，强调适应新的形势，必须迅速克服消极隐蔽思想，放手发动群众，迎接革命高潮。文章经他审阅修改后，刊登在《挺进报》上。彭咏梧还有一个突出特点，是思想活跃，对新事物感觉锐敏，能够适应形势的变化，提出新的任务和新的策略，有胆识、有魄力，能迅速打开局面。读者从书中可以看到，无论是领导抗暴斗争，还是组织农村武装斗争，彭咏梧同志都表现出了这些可贵的作风和优秀的品质。

第二是报纸的组织。彭咏梧对我说过，《挺进报》建立特支，由他亲自担任特支书记。但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挺进报》仍旧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他的指示、意图都是通过我传达的。我当时在重庆《时事新报》作记者，家住在神仙洞一条僻静的小巷里。每次都是他来找我。当年秋，江竹筠作为他的助手来组织报纸工作后，他就很少亲自来找我了。每次会面，都是由江竹筠为我们约定时间、地点。这种联系方式一直保持到当年底他离开重庆，说明他既信任党的干部，又严格遵守地下工作单线联系的原则。

第三是报纸的发行。彭咏梧多次指示，为了安全，直接从事报纸工作的同志，不要再搞发行，发行由组织上去办。每次报纸印出后，都由我交给老彭，后来则交给江竹筠同

志，由他们去分发。报纸出了几期后，老彭曾告诉我：“特务已经发现了《挺进报》，希望你们特别要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发生过多的联系。”江竹筠也一再嘱咐我，不要留存报纸和电讯稿，她还检查过我放报纸的那个箱子。由于他们卓有成效的领导，不但保证了报纸的安全，而且不断提高了报纸的质量，曾受到市委的表扬。

彭咏梧同志在政治上、生活上对办报人员也十分关心，经常了解同志们的困难。有个同志，没有社会职业，家庭生活比较困难，老彭知道后，曾经以组织名义给了他一些经济上的补贴。至于我本人，受他的教益就更多了。他多次对我进行形势教育、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特别使我难忘的，是他和江竹筠介绍我参加了伟大的党。

在市委领导下，《挺进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挺进报》登载的每一条捷报，都给读者精神上带来无限的安慰和巨大的鼓舞，坚定了他们的信心，增强了他们和反动派斗争的勇气。报纸不但分发到城市的各个领域，还寄到了部分农村地区，所以影响是相当广泛的。一张小小的油印报纸，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动员群众，打击敌人，开创局面的重大作用，说明市委办这个报纸是有远见的。

彭咏梧同志领导《挺进报》直到一九四七年底。这时，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地下党准备在下川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决定派老彭去领导这个工作。在老彭临行前，听说一个和我有联系的青年朋友在北平被捕了，老彭叫我立即转移，和他一道到下川东去。他详细地给我谈了下川东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他说，自从南线大反攻后，战争已经发展到蒋管区，特别是刘邓大军打到大别山地区，直接感胁到长江中

游。战局进一步发展,就可能截断长江大动脉,把战火烧到长江下游敌人的心腹地带。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退守四川,凭借大巴山天险和四川的人力物力,与我军顽抗到底。我们的任务,是要在下川东地区和大巴山内侧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在敌人的要害地带插上一把尖刀,建立根据地,迎接解放军入川,打破敌人退守四川的梦想。他说:“我们这次到下川东去,就算参军了,你要割断一切社会联系和家属关系。你的家属留在重庆,组织上将作为军属对待,会照顾他们的。”听了老彭的一席话,感到非常振奋。我立即向《时事新报》馆提出辞职,跟着彭咏梧参加新的斗争。

到下川东去发动武装斗争,是十分艰苦和危险的,但彭咏梧同志不但自己去,还丢下了两岁的爱子,与爱人江竹筠一道去。他本可以把江竹筠留下来照顾孩子,而且重庆的工作也需要江竹筠,但这对革命伴侣却选择了更加艰巨的任务。表现了彭咏梧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

到了下川东后,彭咏梧一心扑在工作上。我们一行三人先到万县,然后乘船东下,来到云阳,再到云安镇,最后到了奉节县的青莲乡。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日夜奔忙,跋山涉水,和同志们取得联系,谈话,开会,发动党内外群众,组织新的斗争。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就在川东北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广大群众有拿起武器进行反抗的要求和觉悟。再加上解放大军已迫近川边,群众的斗争热情更加高涨。许多穷苦的农民、矿工、盐工、船工长期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是起义的骨干力量;一些反蒋的上层统战人士,也在行动上有赞助革命并表示。所有这些,都为组织起义提供了有力的条件。但由于有些同志对起义缺乏信心,当敌人

扑来时，产生了消极抱怨情绪，致使起义部队没有迅速及时地转移到外线去作战，从而遭受致命的打击，彭咏梧也不幸牺牲在战场。

彭咏梧同志为组织武装斗争耗尽了全部心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最使我难忘的是和他相处的最后一天。

奉、大、巫起义后不久，我患了重感冒，发高烧。当时敌人逼近，住在青莲乡很不安全，于是老彭将我转移到一个偏僻山沟的农民家里养病，直到起义部队决定转移，老彭才派人把我接出来，和他一道上大梁山的老寨子去。路上，我发现他的面色发黄，身体十分疲惫，走路时都在打瞌睡，心里十分难受，对他说：“老彭，你身体太虚弱了，队伍转移之后，你一定得好好休息几天，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他说：“没有大问题，这一段紧张一些，有机会好好休息一下就恢复了。”他问我：“你支持得了吗？”我说：“行，烧基本退了，只是手脚软一些，跑两天就硬朗了。”

到了老寨子，决定兵分两路转移，一路是成份好的基干队伍，由老彭率领转移到巫溪方向的老山里去，避开敌人，进行整训。一路是接受党的领导、愿意走革命道路的绿林队伍，由卢光特和我带领出云阳北乡。深夜，要分手了，老彭又给我单独布置了两个任务。第一，把部队带到云、奉南乡齐耀山之后，争取和刘孟伉取得联系，在那里建立党的组织，发动起义，接应北岸的斗争。第二，把工作安排好后，于春节前赶到董家坝，把江竹筠和她带来的干部都接到南岸。他还给我介绍了刘孟伉的情况，以及和他联系的地点、暗号等。最后，他问我：“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我说：“没有，一定努力去完成。”

将近午夜，我和他在寒风中告别了。我的心境是很不